



永远的安河

□乔松

前些时有位中学时的同学，通过微信发来十多张照片，让我辨认是什么地方。乍一看，沟深洼陡，房倒屋塌，荒草齐墙，满目苍凉，隐隐似曾相识，却又不得哪里遇过这样一个破败的山沟村落。转到电脑放大了一些再看，那顶上长满野草花的平房和窑洞、那座依然坚挺不倒的老石桥，还有那条常年流淌着清冽河水的安河，这是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故乡。

没错，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安河镇。瞬间，思绪一下就回到了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出生地安河镇，坐落在陕北延长县东南，相距黄河、延河各二十多里。这里是典型的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山梁陡峭，沟壑纵横，既是山顶有些残塬，最宽处也仅几百米。自北二三十里外蜿蜒而来的东西两条河沟，在下塬梁脚下的山沟岔汇集，得名安河，村以此名，镇也以此为名。

安河真如其名，没有城市大街小巷的嘈杂喧闹，没有工业机器的轰鸣生产出的乌烟瘴气，四周群山高耸环绕遮挡住了冬春常刮的大黄风，夏天也只有偶尔的暴雨引发几个小时的山洪。这里犹如文人笔下安静柔美的处子，保持着自然原始的一抹风情。冬天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春花百花竟放、蜂舞蝶喧，夏天艳阳高照、天蓝水碧，秋天谷穗鞠躬、苞米含笑。有月亮的夜晚，东西两条河沟的流水，犹如两条洁白的飘带，曲曲弯弯绵延数里，折射出亮丽的天光。即使没有月亮的夜晚，点点繁星坠落在小河面上，仿佛是天街降临到了凡间。尤其是夜阑人息时，蛙鸣狗吠合奏成别有一番风情的小镇交响曲。

我喜欢这里的冬天，虽冻得人瑟瑟发抖。小时候的天性是闲不住，下雪了就与一群小伙伴们爬到山梁上打雪仗，趁对方一时疏忽，把握在手里的小雪球塞到脖子里，吓得狂呼乱叫，作恶者则放肆取笑。下午放学后，我们都有一项固定的娱乐活动，就是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面上溜冰。那时根本不知道甚至没听说过世上还有溜冰鞋，一块木板下面固定上几根铁丝，算是滑板，坐在上面，用手里的两根木棍往后面的冰上用一扎，滑板就飞似的朝前冲去，一去十几米。小孩们常常互相使坏，趁你不注意，猛推一把，坐在滑板上的瞬间就失去了重心，不是撞回河床，就是摔倒在冰面上，鼻青脸肿，却都乐此不疲。

我更喜欢安河的夏天，清冽的河水从来都是那么大，只能淹到脚脖子，经年清澈见底，潺潺不息。大人们在河里洗衣服，小孩则脱了鞋，挽起裤管站在河水里洗脸洗脚，小孩多时则拣上河边的小石片比赛打水漂。最让我兴奋的是三伏天，中午时分顶着“喷火”的大太阳，一群八九岁的半大小子们，在东沟进镇一个长两三尺、宽一米五以上、厚十几厘米的石槽古墓和灰色瓦罐，我们村的集体粮仓就是用石棺板砌成，而我家有些盛放米面



延长县近邻已发现四五千年前人类聚集的城池遗存，而东部安河一带气候更为暖和，故应开发较早。有据可证的是春秋时期属白狄之地，战国时期属魏、秦，设县始于魏晋，几千年来多有变迁，至唐广德二年定名延长县，取延长水流之意。辖下的安河何时有了人类的活动还需要考古发现，就我熟悉的东边山梁一带，人类活动的历史应当很久远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梯田平整土地时，沿山梁各村都挖出许多长两三米、宽一米五以上、厚十几厘米的石棺古墓和灰色瓦罐，我们村的集体粮仓就是用石棺板砌成，而我家有些盛放米面

的瓦罐就是村上从地里刨挖出分配的。后来我咨询过一些考古界的专家，他们说用石棺埋人，一般多见于秦汉时期。而沿山许多雄居的山岭上，集聚着一堆一堆的砖头石块，可这一带从没有烧砖制瓦的传统，只是时常能听到有人从地里刨出一些古代的东西。以此推断，应当是古时庙宇破败后的一些残留物。

我无从查考安河是何时设置了政府机构，但小时候听长辈们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安河很红火热闹，距黄河很近，八路军两延河防部队的一个团级单位常驻这里，比较安全，来往便利，就此成为秦晋物资贸易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山西方面的出产通过这里分销陕西的红区白区，陕西的物产，如棉花等则运过黄河销售到山西。我们家就是在那个时期因从事两岸的贸易，最终自山西落户到了安河，我们兄弟也才成了第一代土生土长的陕西人。

安河镇子绵延三四里，公家单位和居民稀稀拉拉分居在山坡、沟边，聚集了两三千学生和居民，遇集有会，四邻八乡的村民、商贩挤满了不宽的街道，很是热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就是延长县下辖的区、乡两级政府机构所在地。此后的六十余年，不管是乡、公社、镇，安河一直是政府驻地，也是周围七八十里范围内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



安河历史上有书院等教育机构也不可考，但我知道最早的学校始建于民国初期，是我敬重的李卉老师的爷爷创办的。据说在陕西当了十余年省委第一书记的李瑞山，参加革命前就是在这所学校里读的书。这里上了年纪的人多能断文识字，我家“文革”前下放的那个只有四五十人的小山村，就有兄弟二人因有文化，参加革命后成为领导干部，其中老二薛海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这所学校更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崇尚文化教育的风气，家境稍好一些的都会送子弟念几天书，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延长县的部局级领导干部，多半都是安河周围的人。延续到十余年前，延安市曾有一届县委书记、县长中，有好几个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安河学校读的书，占了全市四分之一多，成为一时佳话，我也因在安河学校度过了中小学阶段而自豪骄傲。

我出生在安河西沟，隔河相距四五十米的中心街石畔上就是安河学校。当时这里还只是一所小学，河畔一排八九间的平房，便是小学的教学。记得三四岁时，每天学生们早读和上课前都要唱歌，很是我激动。我不懂他们读的什么、唱的什么，却永远是那股悦耳动听，时间长了，也学会了不少他们唱的歌。什么《社会主义好》，什么“山石田土”，虽然不认识字，但绝对在我三四岁时就会唱就会说。后来长大了，我想这就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吧。

安河最红火的时候是我上中学的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口大爆炸到七十年代都已到了上中学阶段，于是设立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只本公社的学生要在安河就读，邻近的罗子山、赵家河等乡的部分初中生和高中生也要来这里就读，仅中小學生就达到一千多人。生满容不下，又在离老校区三里地的前园子新建了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新校区，我就是在这里上的中学。我考初中时来到乡下招考的老师只拿出一张报纸，让我读了一则黄帅日记就过去了。那些由县城中学转到这里的老师，多数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依然很认真地履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让我们受益匪浅。只是到了高中阶段，白卷生和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影响也波及这里，学校也搞了许多赶潮流的事，使我们在人生最紧要的两年内，把时间全耗在学工学农又学军上了，许多有潜力的

子弟就此毁了应当有的更好前程。

我们那一级一百来个高中生，包括我只有三个人上了大学，还有一些为找个公家的饭碗考取了中专。也就是我们那一届后，安河学校再没有直接考上大学的，当地有个说法是“你们考走后，安河学校就冒气了。”其实恢复高考后，当时各地都缺高水平的老师，有大学学历的老师都调回了县城保重点，家庭条件不错、学的还好的学生也都转学了。后来我发现，不管是在延安还是省城的中学，有不少原籍安河的学生，也听说每年都有一些出生在这里的子弟考上了大学，硕士、博士也有不少。我很欣慰，这里崇尚文化教育的风气并没有因为远离中心城市而消失，只是变了一种方式，血脉仍在。



安河虽然地处陕北，但与多数地方不同的是，晋陕大峡谷使南方的暖湿气流溯黄河而上，形成了较暖和的独特气候特征，等温线一直延伸到关中西部平原。我没有专门考证过物华天宝的涵义，但这里的出产种类之繁多、品质之高优，完全可以用物华天宝来形容。关中的棉花、花生、小麦等喜温作物，陕北的糜谷、荞麦、杂豆都可生长，既有陕北的特点，也有关中的特征，这在延安中北部并不多见。最有名的特产是被誉为“长寿之食”的红薯、红葱、红辣椒，虽然我这个已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的人，至今想起不由味觉生津，尚不知世间的什么美味哪里还能赛过安河的“三红”。

红薯在安河种植还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红薯不仅产量高，红薯叶、红薯梗还能拌玉米面蒸着吃，再泼上些蒜汁，就是一道不可多得的菜肴。当时农村粮食产量低，人没什么吃的，红薯产量高，生产队要栽种，每家每户也要在自留地里种植红薯，一时就有了“红薯馍、红薯汤，离了红薯不能活”的顺口溜。我们家人口多，一年的粮食不够吃，每到秋季，早早就开始刨食红薯。那时我还小，从秋到春，几乎每天的早饭都离不开红薯，那红扑扑的色泽、粘甜的味道，既顶饱又解馋，许多时候把红薯和糜子面窝窝搅拌在一起，很下饭。离开安河后，总听到人言哪里哪里的红薯好，许多外地人品尝后，也给出了“红薯还是延长的好”的评语。前几年延长人把红薯卖到了西安，我用二十八元一斤的价格买了一些，超过了猪肉价，可吃到嘴里，深觉物有所值！

安河的土壤酸碱适度、光照充分、雨水较少，使所产的红葱辣而香浓，辣椒富含营养，尤其是可以抗坏血酸，是强身健体的宝贵食材，过去我并不知道这些，小时候也嫌太辛辣敬而远之，开始尝试吃红葱、辣椒还是上了中学的事。那时学校食堂也有菜，多是把土豆条煮熟后再在上面用热油泼上一层葱和辣椒面，一大盆里漂浮着一层油花花，很是羡慕人。五分钱一勺，可我们这些穷学生哪吃得起。为了下饭，几乎男女同学每到周末返校时，都会带一些葱和辣椒，吃饭时，或者是窝窝就红葱，或者是辣椒蘸点盐，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上大学后来到了城市，调味用的是白葱，辣椒也淡而无味，所以就不太喜欢了。现在科技发达了，科学家们竟然在延长的红葱和辣椒里发现了具有抗坏血酸的分子，真是庆幸，自己从小吃的就是高级别的营养保健品啊。

安河的经历繁多，安河的记忆历久弥新。如今镇的名字已经在地图上抹去了，人口外流偶尔仅见独守的老翁，山洼河沟草木冲天，残破的房前院落成为飞禽走兽的快乐家园。再过一些年，后人绝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繁华，但那里的山、那里的水，还有那里的红薯、红葱、红辣椒，那是我永远的安河……

秋雨中的思念

□诗村

(一)

风吹凉了秋天
雨，打湿了芭谷、谷子、红苕
打湿了碎花、小草
打湿了村头的老树，房顶上的瓦片
弯弯曲曲的坡路，满是泥泞
踩不住，泪水
在记忆中拉长思念
三年前的今天
三叔父走了
去了很远的地方
据说那里没有烦恼，没有病患
没有钩心斗角，是非难辨
可是，太遥远了
远的梦中也难见上一面

(二)

鼓乐敲打
胡琴乱弹
一段段迎魂曲
伴随着秦腔和儿孙们的哭声
在山坡上滚动、呐喊
一丛丛野菊花瞪圆了小眼
一颗颗红枣涨红了小脸
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凌空飞过
留下一串串凄厉的呼唤
冰凉的秋天啊
山坡缩成了一团
坟墓上的野草，瑟瑟发抖
没了昨日的容颜
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这群穿白衣服的人
看不懂他们脸上是泪水还是水汗

(三)

敬一杯酒吧
献给那个世界的三叔
还有长眠在山坡上的长辈祖先
这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隆重的礼仪邀你们回家团圆
漆黑泥泞的路上
写满了长长的思念

(四)

这个多事的秋天
口罩也挡不住可恶的冠状病毒
时不时，还有洪水泛滥
漂亮的城市，美丽的乡村
也没了笑脸
秋雨淅沥，连绵不断
秋风萧瑟，雾遮蓝天
有个声音不停呼唤：
天蓝，云白；
云白，天蓝
……
今夜，很黑
我就想枕一轮圆月
与思念长眠

胡杨林时代

□李小明

似乎是一夜间白了鬓发
似乎昨天我们还在芦苇荡里掏鸟窝
我们的嬉笑声还没有飞出青纱帐
而秋风却在不经意间唱响离歌

谷穗以虔诚的姿势膜拜大地
菊花以傲然的风骨面对万物萧索
胡杨林演绎着黄金时代的到来
柿子树裸露出柔软的部分

谁的内心感叹着世事炎凉
谁的内心又燃起火一样的欲望
当岁月的刀锋不断雕刻苍老的面容
我们的灵魂已长出新的翅膀

小时候的秋天

□秦永毅

又是一年秋天到，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象，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秋天。

我家住在陕西北部旱塬上的农村，秋天是收获的时节，最先收获的是玉米。一眼望不到头的青纱帐里，我领着三五个小伙伴帮父母干活。我们负责掰，父亲和母亲把我们掰下来的玉米用袋子装起来背到地头的架子上。正背着，不知道是累了还是脚下打滑，“哐”的一声，父亲重重地坐在地上。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父亲先仰头“嘿嘿”笑了，我和小伙伴也跟着笑了。笑完，父亲背着玉米继续向地头走去，我则一边掰一边给小伙伴们讲故事。小伙伴们主要是冲着听故事来的，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听故事是一件很诱人的事情。

玉米运回来，堆了满满一院子，我们把玉米棒子编结起来，然后绕着一根根竖起的木椽，从离地一米高的地方架起，一直架到三五米高。裹着玉米棒子的木椽像一个个卫士，我们把它们叫作“风车”。有了玉米人，院子里增添了一道金黄色的风景，喜庆而吉祥。

收完玉米，接着收红薯。印象最深的是包产到户前收红薯的情景，那时红薯收两遍，第一遍由队上统一组织，第二遍由社员自由进行，由队上统一组织的，我们叫“出”红薯。从地里刨出的红薯被拉到村口，按每家人口多少分成一堆一堆的，每个红薯堆旁放着一张两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户主的名字和斤数，然后各自把红薯搬回家。

社员自由进行的第二次收获，实际就是捡漏，我

们叫“挖”红薯。其实，在“出”过之后，队上还会在犁地的时候再补捡一次，所以，遗留在地里的红薯少之又少，但是，人们还是兴致勃勃地跑去“挖”。清晨，空气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寒意，黄土地的表面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人们扛着铁锹提着竹筐，争先恐后地来到红薯地里，选一个合适的位置，一锹挨一锹地挖起来，像翻地一样。有的很快挖到一半个红薯，惊喜得大喊大叫，地里的人都能听见。有的半天挖不到一个，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羞愧得抬不起头。有一次，一个人挖了一早上都没挖到一个，臊得满脸通红，嘴里不由得骂骂咧咧，手中的铁锹也开始胡乱刨挖起来，似乎要和谁打架，吓得周围的人一个个噤若寒蝉，没人敢招惹。

收完红薯，马上就要卸柿子。金秋十月，天高云淡，远远望去，崖畔上、田地边，一棵棵柿树上挂满了灯笼一样火红的柿子，秋风吹过，一些熟透了的柿子往下掉，该卸了。

大人忙着干重活，卸柿子这种小事便交给了娃娃，我和姐姐卸好放在地上，等父亲放工后担回家。用绳子把竹筐吊上来绑在树枝上，然后把竹筐前后左右的柿子摘下来轻轻放进筐里。在卸的过程中，常常会遇见那种早已熟透，红彤彤、软溜溜、甜蜜蜜的柿子，我们叫它“丹柿”。丹柿是娃娃们的美食，不仅填



饱了饥饿的肚子，也给童年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一边卸柿子，一边吃丹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一筐筐柿子装满了，吊下去，又换一只空筐上来继续摘。正摘着，忽然头顶“嗡”一声，一群蜂像被从梦中惊醒，先是腾空而起，然后纷纷飞向们，蜇得我们哭爹叫娘。

担回家的柿子，大的旋柿饼，小的切柿瓣，摔烂的做醋。最辛苦的是旋柿饼，要将堆成小山的柿子一个一个旋完，工作量非常大。大人旋，我们帮着剥柿萼。指头剥疼了，腰坐酸了，柿子堆依旧那么大，似乎永远也剥不完。我失去了耐心，不想干了，扭头偷偷看父母，父母不知疲倦地旋着，我只好强忍焦躁，心不在焉地陪着。尿急要上茅房，请示母亲，母亲答应了。然而从茅房回来后，我没有再去剥柿萼，而是轻手轻脚地溜出去玩了……

小时候的秋天特别有趣，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一缕温馨在心头。